2026年11月16日 星期一 邮箱:1358363113@qq.com
责 编(一 审):杨文静 二 审:李 冰 美 编:韦明芳
贵州民族报

山中日月

□ 陈永忠



山塘九十九

水牛肚皮侧边那个此前还凹陷的“窗口”,此刻已经填平,凭经验,放牛的老人知道它已经吃饱喝足。

塘畔水草丰茂,水牛皮毛发亮,精神抖擞。它不再进食,摇着尾巴,打量着水塘。它刚从水塘起身,身后的波纹还荡漾着,折射出夕阳余晖。不远处,主人取下烟斗,往鞋帮上敲了敲,站起来,轻轻吆喝一声:老伙计,咱们回家喽。

可是那天,这对老伙计,并未在天黑之前回到寨子。

讲故事的人说,老牛不愿意离开,怎么赶也赶不走,最后索性睡在地上。老人拿它无法,只好“奉陪到底”,在水塘边过夜。于是,被认为此乃风水宝地。寨佬便领着族人向这里集聚,开凿梯田,安营扎寨。

寨子里的长者见人问起古歌中那段将要失落的遥远,就把这个看起来说得过去的传说重复一遍。

水牛在农耕社会是人们亲密的伙伴,重要劳动力,对它的倚重是不言而喻的。水牛有灵性,相信它吧,这里可安家,可耕地,可生生不息。不再长途迁徙、不再居无定所,从此有了安身立命的家园,族人对水牛心存感恩之心。

山有多高,水有多长,谓之山高水长。这匹坡,这片山够高的了,仍有泉眼清流。这些生命的源泉,滋养着邓蒙苗寨的每一棵树,每一片草,每一只牛羊。它们不舍顺流而下,不愿离开这些喜欢它们的生灵,于是以一口口山塘的形态,逗留在大山深处。与红豆杉为伴,与枫香树相依,映照吊脚楼和升起的炊烟。

对白云来说,那是天使的眼泪。

倦鸟飞来,深山天池可洗去纤尘。

只有蛙声虫鸣,在晴朗的夜晚,总是喋喋不休,担心月亮掉进山塘。

像这样的山塘不止一口,后来的邓蒙人跟着水牛,又在周边发现了其他的山塘。有心人数了数,你说巧不巧,不多不少,一共九十九口。

难怪寨上的人解说,邓蒙的意思是多山塘的寨子。

邓蒙人的古歌里又多了这段唱词,他们世代感恩水牛,感恩这片山坡,感恩九十九口山塘。

向东而生

阿妹坐在美人靠上,脸上有一轮初升的太阳。阿妈在她的头上已经摸索半天,仍然觉得哪里还不是很好——发髻是不是有点偏,那只锦鸡银饰好像插得不太稳……目光转移到女儿的头上,是在帮她穿好盛装后。这件好看的衣裳,是多少个挑灯守夜绣成的?阿妈已记不清。美轮美奂的纹样,从细密的针脚里,盛开出母亲柔软的爱。石榴花,红得让人心颤,说不定是阿妈不小心刺破指尖的血浸润而成;展翅欲飞的蝴蝶、水龙、还有鹡宇鸟……这些图腾里藏着久远的传说故事和历史密码。

想着次日便是七年一度的牯藏节,阿妹情不自禁,头晚便盘好了发髻。早起照镜,唉,怎么变成了这个鬼样子。要怪只怪,月光,梦魇,虫鸣把发髻弄散。不过,嘴角还残存着上扬的痕迹。回味起来,是蜜桔,是红柿,是拐枣的味道。月亮掉进山塘,不怕。这些年,阿爸一直醉心于一件事,在银锤敲击节奏中,从九十九口山塘里打捞“银月亮”。

阿妈,再盘高些。好让阿爸捞起的银月亮,顺着发髻爬上去,好让寨子里的炊烟顺着发髻升起来,好让阿哥的芦笙顺着发髻吹得更响……

阿妹脸上的太阳更红了,胜过柿子,胜过蜜桔。

寨子背后山弯藏着一座凉亭。亭下古井清泉依然,水气洇润。掬一捧泉水,饮下的不仅是清凉回甘,还有大明朝的余韵。六百年印迹,仍在井沿石板上泛着清幽的光。

目光越过吊脚楼,总是凝望着同一个方向——那年,老辈子们用七根上好的木料,换来这棵长相不俗的杉树苗,种在当初进寨的路旁,如今已长成数人合抱不拢的古杉。向东而生,它笔直的躯干昭示着邓蒙人不忘来路。

邓蒙古树成荫。居家不能没有树,种树守寨,守寨护树,成了许多苗寨自觉行为。在这些古树中自然少不了枫香树。苗家人的脚步走到了哪里,枫香树就跟到哪里。那是因为,苗家人喜欢枫香树,将其奉为生命之源,“万物之母”。邓蒙除了枫香树,还有八十多棵红豆杉,是名副其实的“红豆杉之乡”。去往古井的路旁,两棵高大的红豆杉,同气连枝,相守相依,让人想起那句诗:愿君多采撷,此物最相思。

与祖母对话

清晨,沉睡七年的芦笙再次醒来。嗡嗡声是它苍老的语言,从一块簧片,从六根笙管,从彪悍的芒筒体腔里吼出来,回荡在苗寨上空。枫香树飘下片片叶子,如簇簇燃烧的火焰,一下子点燃人们的激情——过节啦!七年一次的牯藏节!

七年?

对的,就是七年。

不是十三年么?

外来人不解。

邓蒙苗寨七年过一次牯藏节。没有为什么,寨子先祖们在很久以前就约定俗成。

相对于雷公山腹地十三年一遇,邓蒙人也许觉得,他们的寨子更靠近东方,思乡念土心切,自然不想等待那么久。

这倒是黔东南苗族节庆文化一种独特的存在。

一众老人在“祭师”的带领下,身着古意长衫,手执大伞,伞上搭着一块艳丽的缎面,踩着鼓点,在芦笙的簇拥下从寨脚逶迤而上。其后还有长长的队伍,一拨一拨的芦笙芒筒、铜鼓,一串一串的银铃,一片一片的盛装,营造出邓蒙苗寨的神秘和喜庆氛围。

寨子高处朝东的方向,有口大大的山塘。祭祀的队伍最终来到这里,在山塘靠里的一块草坪上,以“祭师”为圆心围成同心圆,虔诚地向邓蒙人的“祖母”祷告。

那天早上,在晨雾中,他们到底与“祖母”说了什么?“祖母”又对他们说了什么?我想,一定瞒不过邓蒙的九十九口山塘,火红的枫香树,向东而生的古杉,也许还有那口古井。因为,苗寨与这里的每个生灵之间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只需要一个眼神,就能心灵感应。

■ 陈永忠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《苗岭》杂志执行主编。出版短篇小说集《稻花鱼》。

乡愁记忆

陪叶辛看日出

□ 胡启涌

与叶辛老师说好了明早六点钟起床,去柏梓顶看日出,为了不错过最佳观看时间,我们选择住在柏梓顶山上的民宿里。柏梓顶是一座很有个性的山,单独地挺拔在黔北凤冈县城郊。站在山顶放眼望去,群山如起伏的绿波,给人翻涌奔腾的壮阔感。设计别致的民宿都是独立的,建在半山的茶垄之间。每间的前面配有阳台,打开一把折叠椅,泡上一杯绿茶,闲坐阳台上吹山风,看茶丛,听虫鸣,就会读到大山里的晚秋风景。

看日出要早早起床,用过晚餐不久我就送叶辛老师回房间,他说整理一下今天的见闻后就休息,他所说的整理就是创作,这是他多年的习惯,年近80岁的老作家,一直保持着每日必写的创作习惯。我住在离他10多米的另一间民宿里,心里始终念着明早看日出的事,总是睡不踏实,便开始看书。书是叶老师今天签名送我的《情在贵州山水间》,这本新书中的多数文章,刚发表时我就读过,篇幅虽短但韵味绵长,如一帧帧动人的贵州山水图。今夜,在灯光溶溶的山间民宿里展卷再读,心中又添了几许秋夜的情趣。

夜深时分我还是没有睡意,披衣起床来到阳台。秋意凉凉,山间小道上的灯带有节奏地闪烁着,把茶丛和草木侍弄得影影绰绰,浓浓淡淡。阳台边上长着一棵紫薇树,热热闹闹的花团压在枝头,山里的风把紫薇树吹得簌簌地响,映在阳台上的树影也随风晃荡起来。我侧身望去,叶辛老师房间的灯还亮着,厚厚的帘布遮住了他伏案的身影,但是一篇美妙的文章,一定从他的笔端涓涓淌出。

早上六点我准时醒来,推开窗户只见阳台上湿湿的一片,告诉我一场秋雨刚刚离去。清晨的柏梓顶上一切都刚刚醒来,宁静怡人。小雨也知趣地停了,灰色的云层却厚厚地压在群山之上,看日出观云海的计划自然泡了汤。我满心歉意地给叶辛老师发短信,说天气不好就不用早起了,多在房间休息会儿。可是叶辛老师还是按时起床,我向老师说今天天公不作美,让老师白等了一夜。叶老师一脸谦和地说:“没事,我们去看另一群朝阳。”

叶辛老师说的“另一群朝阳”,正是他这次来凤冈要了却的一桩心愿——去石径村完小看望一群写诗的小学生。今年初春,叶辛老师在贵阳的一场读书会上,无意间读到了几首晶莹透亮的短诗,作者是凤冈县石径村完小的几名小学生,来自大山的清新诗句感动了老作家,他当即提笔给学生们写了一封信:“真正的诗,从来不在远方,就在你们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那一刻,就在你们闭上眼睛想心事的那一秒。”他还鼓励学生们,“你们是大山里的小诗人,更是这片土地的眼睛和歌喉。继续写吧,用你们的笔,记下山里的春天。”还说抽时间去看看学生们。初春约定,晚秋相见,这次叶老师特意从上海赶来,用满心的关爱兑现春天的承诺,去看看那群一直在远方等着见他的小诗人们。

去石径的公路正在优化中,一路上都在施工,走走停停近一个小时才到了石径村完小,叶辛老师刚下车,学生们簇拥而上,纷纷拽着叶老师的胳膊,甜甜地叫着:“欢迎爷爷,欢迎爷爷。”“爷爷,你终于来了。”面对一群可爱的小学生,叶老师激动得还没“适应”,一束带露的鲜花也送到了他的怀里,感动得叶辛老师不停地说着:“你们好,你们好”,来回答学生们如潮的问候。今天的叶辛老师穿着一件红色的短袖,此刻与穿着红色校服,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们融在一起,像一团火在操场上滚动着,燃烧着。叶辛老师的脸上一直挂着和蔼的微笑,坐在教室里,学生们围着他,就像一群孩子围着一位老人听故事。学生们争着给他读自己的小诗:写给妈妈的,写给小河的,写给老师的,写给叶辛爷爷的。学生们要把大山的故事,等了太久的思念,全部讲给爷爷听。

叶辛老师给学生们谈写诗、谈读书、看他们的作品、与他们合影。还现场读起一位学生的小诗《太阳的礼物》:“太阳醒来,把金光当作礼物,送给茶山,送给稻田,送给河岸上的花草,也送给我们每一个快乐的人。”叶老师真情用心的诵读,学生清澈无邪的诗句,让我眼前浮现一个温暖的画面:一轮初升的太阳,穿过云层,霞光万丈地照着大地。

这群孩子就是叶辛老师一直牵挂的“一群朝阳”,一场不远千里的看望,让他看到了最美的日出风景。

■ 胡启涌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贵州省文史馆文史特约研究员、凤冈县作协主席。作品散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汇报》等。

时光一页



初冬的大海子

□ 卢琼

海子是白族人对湖的叫法,意思是海的儿子。离这儿三公里还有一个湖,小一些,叫小海子;为着区分,这个湖就叫大海子。一个不靠海的地方,把湖叫作海的儿子——这个名字,比湖本身还有意思。

大海子在黔西市绿化白族彝族乡大海子村,距城区十五公里,水面七百五十亩,是岩溶地貌陷下去积的水,也是黔西最大的一片天然淡水湖,当地人叫它“水西明珠”。

初冬的太阳升得慢。我到的时候,湖面上还有一层薄雾,没散尽。四面是山,山不高,一层一层围过来,把湖圈在中间。远处的山是青的,近处的山是黄的。水面是平的,蓝得发沉,不像夏天那样亮。没有风的时候,山影落在水里,连树梢都看得清。

湖岸是一圈草,草尖上挂着露水,走过去,裤脚就湿了。

沿着湖边走。冬天的田里,庄稼早收过了,只剩下薄薄一层绿。田埂上开着黄花,一朵一朵,不大,也不成片。草垛东一堆西一堆地躺在地里。草垛上的喜鹊,喳喳叫两声,飞走,又落回来。一群麻雀在田里起起落落。忙碌了一年的老牛悠闲地沐浴着阳光,细细地咀嚼生命。它嚼得很专心,我们在旁边站了一会儿,它也没抬头。

再往前是村子。房子是白族的样式,青砖白墙,屋檐两头翘起来,墙上画着山水花鸟。院墙外头立着照壁,照壁上写着主家的姓。亭子、长廊、文化广场都掩在树里,走进去才看见。

村口有一座牌坊,两边刻着对联:“亭龟竞彩鱼跃莺飞入画卷,山水同辉鸡鸣犬吠近农家”,字描了金,太阳一照,亮闪闪的。

湖水在这儿拐了个弯,拐弯的地方长了一片水草,绿得发黑。水草在水里摇,慢慢地,一齐往一个方向倒。草里藏着鸟。我们走得很轻,还是被听见了。先是一只,扑棱棱一下从草里蹿出来,贴着水面往外游,后头跟着一串。水面本来是一整块绿的,被它们划开,分成几大块,过了一阵才慢慢合上。它们游到远处,停下来,回头看我们,看一会儿,又低头觅食。

天上也有。一只鹰在高处转圈,转得很慢,翅膀几乎不动。白鹭从湖面上飞过去,脖子伸得直,翅膀扇一下,滑一段。野鸭不飞,在水上跑,两只脚点着水面,点出一串水花,像踩着水走一样。它们不看我们,只顾自己。

坐在亭子里,微闭双目,静心聆听——湖水拍打堤岸和着水鸟的叽叽叫声,还有远处的风声加上鸡鸣狗吠,好一首新农村交响乐。深深呼吸一口清新空气,感受这水天一色的美景,生灵自由与自然和谐相处,仿佛自己也变成了一只鸟,一头牛。抖落了一身的疲惫,忘却尘世的喧嚣,只与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相伴,从头到脚都有一种清新舒爽的感觉。

太阳往西边落。光从山那边斜过来,铺在湖面上,成了一条金带子,从这头一直拉到那头。风一过,金带子散了,满湖都是碎光,晃眼睛。山那边的天,红了一阵,慢慢变成青灰色。白鹭往回飞,一只一只,飞得很稳。野鸭往岸边游,排成一行,前面的拐弯,后面的跟着拐。

村子里的灯亮了。炊烟从屋顶上升起来,一股一股,往上走,走到半空就散了。有人在喊。是个女人的声音,很亮,拖得很长,喊的是一个孩子的名字。喊一声,停一停,再喊一声。声音在湖面上传得很远,一湖的水都听得见。

过了一会儿,田埂上有个小小的影子,往村里走。

天全黑了,那声音才收回去。

■ 卢琼,贵州省散文学会会员、毕节市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贵州日报》《华西都市报》等。

大地行吟

诗花烂漫

霜期来临

□ 李光辉

迎霜兔

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
随着寒霜而降临
一只只兔子列队迎接
就像忠实的门童

此时的兔子
已长得膘肥体壮
浑身的毛发
像寒霜一样洁白

把客人迎进门后
还要奉上可口的菜肴
兔子便献出自己的身体
做成了时令的美味

冷吃兔也好
鲜锅兔也好
加上一点麻辣
可以刺激我们的味蕾

吃兔肉的时候
不妨喝上几口
提前泡好的蒎丝酒
可以温暖我们的血液

而那些剥下的兔皮
则可做成手套和大衣
在即将到来的冬季
抵御霜雪的寒冷

(注:明代刘若愚《酌中志·饮食好尚纪略》云:九日重阳节,驾幸万岁山,或兔儿山、旋磨山登高,吃迎霜麻辣兔,饮菊花酒)

有霜期

在这个时节
从天而降的
不再是南飞的鸿雁
而是那银色的白霜

白霜降临到
草木的叶子上
叶子很快地
变成一片金黄

随着北风的吹拂
叶子开始飘落了
那轻盈的舞姿
就像白霜来时一样

叶子落到大地
给地面也铺上一层白霜
让所有的蛰虫
都俯身在自己的洞穴里

从终霜的那一天
到初霜的这一天
蛰虫无比留恋
天下无霜的日子

这是一个归期
跟着白霜的脚步
小雪和大雪
也将如约而至

这是一个佳期
在白露为霜的时候
那位在水一方的伊人
穿上了洁白的婚纱

(注:“草木黄落”“蛰虫咸俯”为霜降节气物候现象)

拔萝卜

赶在霜降之前
地里的萝卜
已经长得白白胖胖
不再害怕寒霜的侵袭了

人们拽着萝卜的叶子
大地拽着萝卜的根须
在霜降的时候
开始拔河比赛

虽然不必拿出
吃奶的力气
但人们都想尽快吃到
萝卜清甜的汁水

拔着拔着
一些萝卜浑圆的体形
就被拔成柱状了
就被拔得苗条了

突然间
大地手一松
人们摔了个仰八叉
萝卜便顺势扑入怀中

(注:民谚有云:“处暑高粱白露谷,霜降到了拔萝卜。”)

■ 李光辉,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、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中国作家》《北京文学》《民族文学》等。